

“中国”与“中华”探源

主 讲 人：尹黎云

最近，一位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中国”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：“老师告诉他，‘中国’就是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的简称。”他感到疑惑，因为他在查阅资料时，发现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，“中国”这个词就已经存在。

“国”的本义和“域”相当

《说文解字·心部》“惓”字下说：“《司马法》曰：‘有虞氏惓於中国’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序》：“《小雅》尽废，则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。”《司马法》是春秋早期的兵书，“有虞氏”是五帝之一的舜帝所辖部落的名称，《诗序》则是汉朝初年的学者为《诗经》所作的序。毫无疑问，“中国”是个极其古老的语词，它的产生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几乎同步。这些“中国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它们和今天的“中国”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应当探索“国”的意义。《说文解字·口部》：“國，邦也。从口从或。”甲骨文里，“國”字都写成“或”，金文虽然已经有了“國”字，但多数情况下，仍然写作“或”。例如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柯尊（又作軻尊）的铭文说：“唯武王既克大邑商，则廷告于天，曰：余其宅兹中或，自之牧民。”“中國”正写作“中或”。这也就是说，“或”就是國字的初文，“國”不过是“或”的后出分化字，“或”和“國”属于古今字的关系。《说文解字·戈部》：“或，邦也。从口，从戈守一；一，地也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或”下许慎引的异体字是“域”。“域”的意义非常清楚，就是泛指在一定疆界内的地方。这些信息告诉我们：在上古时期，国字并不具备“国家”的概念，它只是指需要用武器保卫的一方土地。“国”字产生时，是原始社会时期，那时候国家的政治形态根本不存在，“国”也不可能具备国家的意义。准确地说，“国”的本义和“域”相当，最初只是指氏族部落的领地。许慎在解释“国”和“或”时，都使用了“邦”字。“邦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《说文解字·邑部》：“邦，国也。从邑，丰声。”其下引用的古文同甲骨文“邦”字形体吻合，都是植木于田界的形象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在部落联盟里，氏族部落一般是用封土植木的方法进行划界的。这也就是说，“邦”和“国”都是指氏族部落的领地，而“邦”则特指那些加入部落联盟，并且得到联盟以封土植木的方法加以认定的氏族部落。明确了这一点，《尚书·尧典》里“百姓昭明，万邦协和”的含义便迎刃而解。“百姓”在上古社会不是指平民，而是泛指百官，“万邦”就是指部落联盟的所有成员。



“国”乃诸侯领地

我国真正具有国家意义的朝代始于周朝。正如柯尊铭文里说的那样，“唯武王既克大邑商”。其后在著名的政治家周公旦的辅佐下，周朝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的过渡。《尚书大传》这样概括周公旦的政绩：“一年救乱，二年克殷，三年践奄，四年建侯卫，五年营成周，六年制礼乐，七年致政成王。”随着国家形态的出现，“国”的内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，由过去表示氏族部落的领地，转而表示诸侯的领地。在秦汉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，“国”都是表示诸侯的领地，如“秦国”“楚国”“齐国”“晋国”等。

在历史文献中，“三皇五帝”是个经常出现的组合。根据已有的资料，我们可以断言，三皇五帝时期，中华大地的部落联盟不止一个，这些部落联盟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纷争。直到夏、商两朝，这些部落联盟才得到了统一，形成了亚洲地区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部落联盟。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，黄河流域经济高度发达，始终处于文明的前沿。从地理位置看，黄河流域处在部落联盟的中心地带，具有高屋建瓴、进退自如的战略意义。因此部落联盟虽然此起彼伏，但无论哪个部落占据联盟的核心地位，都一定要牢牢地控制黄河流域。毋庸置疑，黄河流域在上古时期已经形成当时社会的政治中心。“中国”一语按现代汉语理解，其实就是国中的意思，也就是万国之中心。

“中国”有时也写作“中邦”

由于“国”和“邦”意义相近，“中国”有时也写作“中邦”。例如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咸则三壤，成赋中邦。”这个“中邦”就是“中国”。为什么《禹贡》里用“中邦”而不用“中国”呢？因为《禹贡》讲的是部落联盟内部的治理情况，使用“中邦”显然比使用“中国”更为准确。不过，“中邦”的组合在古代文献中极其罕见，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，那就是使用“中国”时，强调的对象更加广泛。即使不是部落联盟的成员，也无法否认，黄河流域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。

有一点必须指出，“中国”的组合，在上古社会还属于凝固的词组，没有形成语法意义上所谓的词。它要表达的意义，除了泛指黄河流域，也可以借指占据黄河流域的统治机构或者统治者。例如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：“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国，虽欲勿哭，焉得而弗哭。”有时也可以借指京都。例如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：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简而言之，在几千年的历史中，“中国”一直是个用来表示地域范围的概念，而且它的内涵相对稳定，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只是人们对它的认知度随着时代变迁，在不断地强化。

“中国”与“中华”同源

“中国”作为主权国家的名称，在清朝已经广泛使用。于是，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，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要称为“中华”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要解决“华”的意义及其渊源。

在先秦，“夏”也可以写作“华”。《说文解字·華部》：“華，荣也。”严格地说，无论“夏”还是“华”，它们独自就可以与“中国”形成对等的关系。但随着汉语双音化的发展，“夏”和“华”在单独使用时，也出现了双音组合。

这样一来，汉语词汇中便出现了两个音义相同的词——“中夏”和“中华”。唐宋以后，汉语的语音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“夏”和“华”的读音开始分道扬镳，而且距离越来越远。不过，它们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。在使用过程中，“中国”和“中华”开始出现了明确的分工。特别是在清政府把“中国”用为主权国家的正式名称以后，“中华”逐渐地不再用来表示国家，而是用来表示民族，而“中华民族”这个多音节的语言组合便由此而诞生。最早提出“中华民族”这个概念的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梁启超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“中华民族”终于形成了它的固定的内涵，即“中华民族”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，包括五十多个民族。这个“中华民族”拥有悠久的历史、灿烂的文化和优秀的传统，是一个坚忍不拔、自强不息的民族。这个民族既有辉煌过去，也

有璀璨的现在，更有光明的未来。

从“中国”和“中华”这两个词汇的产生和演化过程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发展脉络。“中国”之所以称之为“中国”，“中华民族”之所以称之为“中华民族”，这不是哪个英雄豪杰的即兴发明，而是历史进化的必然，是五十多个民族共同奋斗、共同创造、共同发展、共同进步的结果。它们是凝重的，它们是深沉的，它们是牢固的，它们是永恒的。历经千锤百炼的“中国”和“中华民族”，是任何敌人——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——都无法动摇的，无法瓦解的，无法破坏的，无法摧毁的。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，既是当代中国优越的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，也是悠久的中华文化的厚积薄发。可以预想，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明催生出的“中国梦”是一定会实现的。



主讲人介绍：

尹黎云，中文系教授。当代语言学家、作家、诗人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师从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。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出版《汉字字源学》《汉字字源系统研究》《中国人的姓名文化与命名艺术》《汉字中的历史》等学术专著多部，主编《资治通鉴故事全篇》《二十五史故事全编》等。

本版邮箱：

ldzm2013@126.com